



【怀旧心语】

奶奶的秤

文 高依璟(风华中学)

我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那里不同于都市,承载着年幼时的特殊记忆。

打我记事起就每天跟着奶奶去集市上卖菜。坐在吱呀作响的三轮车后,身边是一捆捆新鲜的蔬菜和那把沾了许多泥土的杆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奶奶总是第一个到达摊位。几位常光顾的大爷大妈围在三轮车周围挑挑拣拣,时不时和奶奶唠唠家常,他们都十分信任奶奶,从不担心奶奶会多贪几块钱,因为奶奶总是让杆秤翘的高高的。奶奶总说,咱不差那几毛钱,哪怕多给两根菜也不能骗人家。那时候我还小,只知道要诚实不能赚不该赚的钱。后来我长大了,奶奶也老了,眼神不好使了就不再卖菜了,杆秤也“归隐家中”。



【旅行札记】

后来,集市上菜贩手里的秤样式慢慢多了起来,有杆秤,也有电子秤。由于电子秤更便捷,杆秤便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偶尔,收拾东西的时候,会拿出来端详端详,回忆往昔奶奶和秤的点滴,回忆跟着奶奶卖菜认秤的日子,奶奶总是手把手教我认秤的情景,想起奶奶那双满是褶皱的手,拨动因长期的摩擦而起了线头的秤砣挂绳,想起那根如今还占有尘土,刻度被磨损的杆秤,它是伴随我成长的一个老朋友。

如今我来到了中国最繁荣的大都市,这里早已不是大卖场与平原的样子,身边的朋友同学都与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童年经历,他们没有见过杆秤,更不知道如何认秤,只依靠

电子秤的屏幕得知读数,但在我看来杆秤和秤砣的配合是无可替代的,既是客观的重量,也是主观的评判。好像是突然之间明白了为什么奶奶让我认秤,只有秤砣和菜一样重,杆秤才是平稳的,倒向任何一边都无法平衡。

秤杆子挑起江山,就像奶奶用秤杆子挑起了整个家庭,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诚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的是每天的早起与对岗位的坚守。奶奶出身贫寒,大字不识几个,单单凭着双手让农田变得丰富,凭一杆秤搭建起了主顾间的和谐关系。奶奶想交给我的不仅是一杆秤,是她数年如一日坚持的品质。善良淳朴是奶奶那样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特点,是中国从古至今血液里流淌的劳动精神。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PLUS



【往日时光】

开平碉楼游记

文 张小牛(宝华现代城)

生命中总有一些风景,只见过一次,却铭记一生。

开平碉楼的美正是如此。

一次偶然的机会,友人到江门去讲学,邀我同去,因而在江门作了一次“快闪”旅行,有幸见到了碉楼。江门没有机场。我与朋友乘飞机抵达广州后,又乘机场大巴才到了江门。

询问接待人员,江门有什么好玩地方?“最有特色的是开平碉楼。”

问清路径后,翌日早晨我先打出租车到长途公交总站,乘至终点站再换乘公交。来前,接待人员已提醒过,开平是江门的一个下属市,很远,路不好走。在最后一程的公交车上,同方向的当地人,告诉我碉楼群分布广阔,一天也不能逛完,让我直接去马降龙古村落碉楼,那里自然风光甚佳。

当地人把开平碉楼称为马降龙,不知何意。时值盛夏八月,当天三十八度高温,一条宽阔大道足有一公里长,与跨珠江大桥相连,直通古村落。阳光下,四野空旷,不见人烟,我顶着炎热,购票进入村里一瞬间觉得时光倒流,进入了春天,翠竹扑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此地背靠气势磅礴的百足山,潭江水清澈如镜,五条自然村像一条珠链,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青山



开平碉楼

绿水之间。该村有13座碉楼,这些碉楼造型别致,保存完好,掩映于村后茂密的竹丛中,与周围民居、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不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近观,都给人一种误入桃花源的感觉。

碉楼是江门的特殊历史居宅,有百年历史。碉楼者,碉堡式的楼房,大多是南洋华侨回乡建造,用作防盗防匪,楼房坚固,开小窗,平时透气,防时作枪眼,楼顶有骑墙,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我看到最具代表性碉楼是天楼。外观如四方型,下部略大上部收窄的立柱体结构,楼高21米有7层,由钢筋混凝土构成。遗憾不能入观,现对外开放的只有骏庐和林庐两座碉楼。进入楼里参观,内部设施与寻常农家差不离,但设置了许多小窗,作为枪眼,

防范敌人。登上骏庐,视野越过林海,顿觉开阔,可以一览马降龙村全景。登上林庐,远眺百足山,大片的果园,大片的稻田,山清水秀,一览无遗。碉楼之间相隔有一定距离,只能看见顶部,中间部位都隐藏在绿树古林中。

马降龙古村落很大,我不敢懈怠,一直快步向前,走的大汗淋漓,在林庐旁的小道上,瞥见一个小摊位,买了根巧克力雪糕降温,摊主很高兴,脸上露出笑容,也许他今天还没开张,游玩的人不多。他对我热情有加,让我坐在凳上歇息,并搬来电风扇吹凉,弄的我难为情,原本为赶时间边走边吃,现时盛情难却,只得休息。吃完后,摊主还提来水让我洗手。开平是沿海城市。难得古风犹存,民风淳朴,人心善良。我一路问道来此,都得到热心帮助,如沐春风。眼前这位摊主,不因顾客消费多少,皆友善待人。我拍了摊主和他的小摊,留下难忘的一段记忆。摊主始终笑呵呵的,他就是碉楼村里一道至美风景。

穿插在竹林中,行走在青石板上,品味着原始风情,偌大的村落,只有寥寥几人,实乃良辰美景。

旅行总是短暂,偶尔吹过的微风提醒我该返程了。

注日铭刻茶几里

文 刘艺玥(风华中学)

“这个茶几已经用了很久了,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呢?”妹妹一边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喝着茶,一边问道。

放下手中的茶杯,我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茶几。”

“珍贵?可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茶几呀,甚至都有些破破烂烂的了。”

“别小瞧了它,它比你我的年龄都大得多。”妹妹的脸上浮现出惊奇的神色,饶有兴致地打量起了茶几。

看着玻璃板下细碎的木纹裂缝和边角处脱落的木漆,我的思绪被带回了从前。这个茶几比我更早来到家中,且几次搬家都不曾把它落下。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这个黄褐色的小胖墩就已经定居在了客厅的一角,而我总喜欢踩着拉开的抽屉,登上这个“小舞台”,在长方形的桌面上玩闹,又在妈妈的责骂声中笑着一跃而下,绕着小茶几玩起“追击战”。茶几上那些磕磕碰碰的痕迹与细碎的裂纹,分不清哪些是原本就有的、哪些是我的杰作。小小的茶几,安静的陪伴着,记录下我的青春岁月。

每逢周末或是节日,一家人总要围坐在茶几边,品茶、谈天说地,而回味过往成了谈笑的主要话题。听爸爸讲自己小时候是怎样缠着爷爷在这茶几上比试围棋的,听伯伯讲茶几上那几个圆形凹槽其实是当年自己制作的弹弓留下的痕迹,听奶奶讲这茶几是如何从一处被搬到另一处的……欢声笑语在茶香中流淌而出,围着茶几绕了一圈又一圈。小小的茶几,静静的聆听着,承载了一家人的美好回忆。

老物因何而贵?不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有多么不菲,而在于其承载的回忆是多么珍贵。它们是无声的见证者,凝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静观一轮又一轮历史的变迁。时光磨去了它们原有的风采,岁月为它们染上斑驳的印记。那些破损、划痕和富有年代感的痕迹,是老物的语言。浅嗅老物独有的气味,总会闻出一些时光沉淀的气息。

人们总是忙碌地前行,常在不知不觉间就把过往遗失在了风尘里。老物有情,任人把它们遗忘在身后、丢弃在角落,它们总睁着明亮澄澈的眼睛,用自己的方式当着沉默的记录者,等待着人们重拾它们。前行的道路中,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那些珍贵的老物,无声的它们如同年迈的智者,正用坦然平静的语气把一个个过往的故事娓娓道来,打开记忆的闸门,引得人们思绪翩迁。

确实,这个茶几本身并不贵重,但它是家庭的相册,是过往的回忆录。茶几老了,却从来不乏活力与生机。小小的茶几,把往事铭刻在了木纹里。

淡淡的茶香和妹妹的欢闹声将我的思绪拉回。凝视着面前的茶几,一个浅浅的笑挂上了脸庞。



【时光絮语】

“时”磨

文 周羽婷(风华中学)

我很喜欢吃汤圆。不过爷爷奶奶不喜欢汤圆,就连爱吃甜食的爸爸也不喜欢汤圆。后来我发现,但凡提到汤圆,家人的话题就不会绕开两个字:石磨。

有一次我问爸爸:“你们一直在聊的‘石磨’是什么?”他眼睛一亮,随即缓缓向我诉说着那关于石磨的故事。

在爸爸的故事里,石磨是一种磨具,上下由一小一大两个圆盘组成,上面还有一个用来手摇的把手。糯米掺了水放进去,由石磨一磨就能成浆。再将它放到面粉袋里沥干就能用来做糯米团子。

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终于看到了石磨。那是搬家前夕,家里每个人都忙着收拾,忙着道别:我与伙伴们道别,爸爸妈妈与房子道别,爷爷奶奶则更像是在和过去的时光道别。那段时间,我就看着爷爷奶奶忙活着,一个人使劲擀,另一个使劲控。上一秒两人还在为“老古董”们的去留问题喋喋不休,下一秒

争执停止了。我探头探脑地看过去,瞧见了奶奶手上“奇怪的石具”,顿时记忆的匣子裂开了一条缝。

“哎呦,藏得这么深啊。”奶奶小心翼翼地端着它,“哎,我们今年自己做汤圆吧。”

“想得出来……”爷爷表面不在意,却反常地没有要求扔掉它。

奶奶问我认不认识这老物件,我试探地问是不是石磨,她一愣随即对我啧啧称赞。奶奶笑眯眯地说:“那时啊还住在老房子,一个弄堂里有石磨的可没几家!每到过年,我们还没磨呢,邻居就抢着来借……”

“这老古董年代长了,”爷爷接过石磨,“这还是老妈年轻时找石匠做的,那时刚建国,稀奇得很……”这话匣子一开,两位老人似是要把建国以来的所有过往都聊上一遍。

我很好奇爸爸口中的绝味到底是怎样的,便央着奶奶用石磨做汤圆。奶奶笑了,爷爷也笑了,问我:“现在谁还会用石磨呀?”